

退休老教师带着重病前妻娶少妻

曾在柏林电影节上夺得金熊奖的国产影片《图雅的婚事》讲述了一个“嫁夫养夫”的故事:图雅的丈夫巴特尔因掘水井而双腿致残,为了不耽误图雅,巴特尔决意离婚。在现实面前,图雅只能同意,但她提出了自己再婚的条件:新丈夫必须和自己一起供养巴特尔。

如今,银幕上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合肥。家住合肥市的退休教师王长林(化名)由于要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马彩云(化名),和马彩云协议离婚后又迎娶了丁翠芳(化名)。再婚时,王长林和丁翠芳签了一个协议:共同照顾马彩云。

一桩离奇的协议离婚

2005年8月初,合肥市瑶海区政府受理了一桩协议离婚:离婚的夫妻已是两鬓霜白、年近七旬的老人,他们就是王长林和马彩云。

风雨相伴几十年,为什么老来却要分道扬镳?

不仅如此,离婚协议上的内容更是让人觉得蹊跷。双方约定:离婚不离家,财产不分割;离婚后女方由男方照顾,而且男方可以找一个年轻的女性再婚,重新组建一个三人家庭;男方再婚后,如后妻愿意配合男方照顾前妻,双方的房子等财产由后妻继承。

在离婚协议上,王长林和马彩云还特别强调,此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请帮助尽快办理。

“老来离婚”“离婚后仍旧和前妻保留以前的生活方式”“和前妻、后妻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三口之家”,这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。然而,在了解了这个特殊家庭的隐情后,合肥市瑶海区政府

最终还是在这份离婚协议上郑重地盖上了公章。

一对命运多舛的夫妻

作出如此离奇决定的这个家庭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?这还得从这桩离奇离婚案的女主人马彩云说起。

193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的马彩云,生逢乱世,加上父母早丧,10岁左右,马彩云就被辗转送到上海一纱厂做童工,生活就像《包身工》中的“芦柴棒”一样。但幸运的是,1949年上海解放,马彩云成为一名国有企业的工人。

1956年前后,为了支援内地建设,马彩云随纱厂从上海迁到合肥。经人介绍,她认识了在合肥一所职业中学教书的王长林。两人相爱并结婚,然而,连续三次宫外孕和大出血,让马彩云彻底丧失了生育能力。作为女人,不能为心爱的丈夫生得一男半女,马彩云很内疚,曾多次向王长林提出离婚,但王长林始终没有同意,“她从小就吃了那么多苦,好不容易过上了稳定的生活,我怎能忍心抛弃她”。

1971年,王长林从老家含山县抱养了一个当时只有三个月大的小男孩,这个家庭又重新燃起了幸福的希望。然而,这种幸福只持续了20年。1991年,马彩云突然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征。更不幸的是,在一次意外摔倒后,马云金的股骨头摔断了,虽然及时做了手术,但已基本上失去了自理能力。于是,王长林承担起了照料老伴的责任。

一个超乎常理的决定

照料不能自理的老伴,王长林坚持了十多年,但他并没

有太多的怨言,觉得这是一个丈夫应尽的责任。然而,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王长林夫妻俩感到异常绝望。

王长林一直将养子当亲生儿子对待,以图日后为老夫妻俩养老送终。1998年前后,养子的两个兄弟突然从含山来到合肥认亲,身世的公开让王长林的养子对老两口越来越疏远。2005年,在合肥市瑶海区法院的调解下,王长林夫妇和养子解除了收养关系。

养子走了,自己也是70岁的人了,身体越来越差,照顾老伴和做家务越来越力不从心。对于未来的生活,王长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刚开始,王长林想和老伴一起住到老年公寓,但一问护理费,王长林觉得自己难以支付,加上老伴也不愿意去,王长林只好再想办法。

“整天瞪着眼琢磨这事,吃饭都不香”。思索多日后,王长林想出了一个超乎常人想象的办法:和老伴离婚,再找一个年轻的妻子一起照料老伴,“这样做肯定会引起很多的非议,但对我来说确实是不不得已才走的路呀”。憋了很久之后,王长林偷偷地把这个想法和曾教过的几个学生讲了一下,学生们在考虑一番后,觉得这样做虽然有悖常理,但法律上是允许的。最后,王长林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,“老伴说让我自己拿主意,她相信我,但刚提到离婚时老伴还是有些情绪的”。

一个特殊的三口之家

2005年8月,王长林在省城一家媒体上刊登了一则征婚启事,要求很简单:女性、40岁以下、身体健康。“当时在征婚启事里并没有提到老伴

的事,怕对方不好接受,我想等见面后再聊这个事。”

王长林不错的条件吸引了不少离异的中年妇女,“但有的到了我家,看到我还有个生病的‘老伴’,话没说几句就逃走了;有愿意和我接触的,老伴觉得谈不来也不行”。王长林前后“面试”了五六个应征者,都没有成功。最后,34岁的丁翠芳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女主人。

丁翠芳是宿松县人,18岁来合肥打工时认识了来自长丰县农村的一个打工者,两人恋爱不久后就结了婚。但丁翠芳在婚后不久就感到这场婚姻是失败的,丈夫游手好闲,自己因孩子在身边,不能出去打工。在经过多次争吵之后,两人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。

离婚后的丁翠芳为了生活,带着孩子在合肥干过建筑小工,摆过地摊,她一直很想重新开始稳定的家庭生活。因此,王长林的征婚广告让丁翠芳有些心动。经过几次接触,丁翠芳发现王长林性格很开朗,对人也很热情,至于马彩云,“他老伴就当婆婆养也没什么”。

似乎是注定的缘分,马彩云对这个即将成为自己“接班人”的年轻女人很有好感。不久,王长林和丁翠芳正式登记结婚,附加在婚约上的还有一份公证书,内容是:甲方在世期间,由乙方照顾甲方的生活;无论乙方谁先去世,生存的一方仍继续照顾甲方;甲方去世后财产归乙方所有。甲方为马彩云,乙方为王长林、丁翠芳。

一个小生命来到世上

有了一个年轻而健康的

女主人,王长林的家顿时变了样。“做家务她是一把好手,照顾老伴她也比我干得多,老伴大小便不能自理,她洗尿布时从没有什么抱怨”。连马彩云也对新来的“女主人”赞不绝口:“小丁对我很好,老头有时候脾气不好,做这些事时有时忍不住会说几句,但从没听过小丁有什么怨言。”

照顾老伴的十余年间,本来喜欢热闹的王长林很少与外界来往。娶了新老婆后,社区活动时又能听到王长林的歌声了。但王长林的幸福生活还在后头,结婚几个月后,丁翠芳发现自己怀孕了,并在2006年底顺利产下一个女孩。

已经71岁的王长林对这个小生命的降生感到欣喜若狂,“上天厚我啊!”

王长林虽然退休工资还可以,但在生活上却很“抠门”,“能省一个是,女儿是我现在唯一的希望,我想在有生之年留给她更多的东西”。

老教师:我庆幸自己的决定

冬日的阳光斜斜地洒在王长林略显简陋的客厅,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一家四口人:两位老人,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。陌生人见此都会以为这是个三代人之家,但事实上,这是一个只有两代人的特殊家庭。关于这个家庭的各种议论字字似箭,似乎已经让这个家里放不下一张安静的饭桌。然而面对记者,作为一手“策划”起这个特殊家庭的男主人,王长林却显得很坦然。

记者:你作出带着前妻再婚的决定,考虑过别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吗?

王长林:当然考虑过,但如果光考虑别人的感受,谁来考虑我的感受?我作出这个决定,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从现在的结果来看,我很庆幸当初作出的决定。

记者:你是怎样处理别人对你不利的议论的?

王长林:当作听不见!作出决定时还是有这个思想准备的。有些人还把我的事反映到街道办事处和合肥市教育局,领导来我家了解情况时,看到我拿出一大摞合法手续和我的家庭,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。

记者:有人认为你为了找人帮你照顾老伴,是在用你的财产“绑架”一个年轻女人,你是怎么看这种说法的?

王长林:我不同意“绑架”这种说法。首先,我觉得这件事是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的;其次,这样做既对我 and 老伴好,对小丁也好,她也希望有个稳定的家庭生活。

记者:小丁在你家只是一个特殊保姆,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妻子?

王长林:我们绝对是正常的夫妻。不瞒你说,当初我在征婚时,也考虑到最好找一个谈得来,而且有生育能力的。有了孩子,家庭生活更融洽,事实上,现在一切都很好。

记者:假如你走在老伴的前头,你相信小丁会按协议上的要求,继续照顾老伴吗?

王长林:这点我是有信心的,在一起生活两年多了,老伴和小丁相处得很好,也产生了感情。虽然小丁叫老伴大姐,但对待老伴像母亲一样。前两天老伴还在和我商议,等过春节时,给小丁的儿子200元红包不少? 据《新安晚报》

男子杀死情人埋尸荒野后潜逃落网

山村妇女神秘失踪三四个星期,是与情人私奔?还是人间蒸发?随着民警的深入侦查,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浮出水面。目前,犯罪嫌疑人吴某已被起诉,法院将择日宣判。



吴某在作案现场指认

离奇失踪

红桂(化名)是去年4月20日失踪的,几个月来无人知道她去了哪里,也无从知道她到底是生还是死。人们起先还以为她到丈夫舒某那里去了,不料,在深圳打工的舒某却于5月底专程回家来找她,找了一个多月没见她的踪影。

有村民说,红桂消失前,曾听见她凄厉的呼救声。与红桂相熟的邻居试着拨打她的手机,发现一直无法打通,而平时她很少关机,于是推断红桂遇害了。

去年7月30日,红桂的家人终于按捺不住焦虑,向警方报了案。当日傍晚6时许,湖北

省黄冈市蕲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张国学准备下班,匆匆赶来的青石派出所所长向他汇报了这一消息。

张国学查看了红桂的通话记录后,心里一沉,感到事态严重。原来,自去年4月19日14时58分起,红桂再也没拨打任何电话。张国学随即率领刑侦人员赶往太平林场。事发村庄仅有着十多户人家,位于太平避暑山庄上方三公里处,海拔1200余米,风景如画,但地理位置偏僻、经济落后。“红桂不见了!是否像她婆婆所说外出了?”“若是外出,关机是可能的,不与她丈夫联系也有可能,但几个月不与儿女联系的可能性就很小了。”

迷雾重重

去年8月1日晚10时许,蕲春县公安局五楼会议室灯火通明。县政法委书记、公安局局长董成钢及副政委胡文雄等,正详细听取刑侦大队长张国学和教导员李超丰的汇报。听完汇报后,董成钢说:“红桂失踪一案,一定要当作命案办!不要等到尸体出现后再去破案,那就迟了。”由胡文雄具体指挥、张国学任组长的侦查专班随即成立。

侦查专班首先到村民中调查。其中两村民反映称,4月20日凌晨四五点钟,听到红桂喊“救命!”但两村民听到的内容有些差别,一个听到“哎哟,我伊(方言,即母亲)!”一个听到的则是“哎哟,救命!”声音来源方位也不同,一个说从东边传来,一个说从西边传来。侦查员多次询问,两村民都坚持自己的说法。

侦查员分析认为,说法不

一致可以解释,一是记忆模糊所致,二是红桂当时可能喊了两声,两村民一人听见一句,三是受山谷回声影响。但这个“不一致”,让侦查员们有了一个大胆设想,4月20日凌晨,红桂受到了非法侵害,很可能已死亡。

但是,一个普通山村妇女,能受到何人侵害?

侦查员随即通过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信息系统,向全国发出协查,同时把目光投向红桂周围的每个人。随着调查的深入,逐渐有了些眉目。42岁的红桂,虽无过人姿色,但在太平林场却曾与多个男子保持过不正当两性关系。侦查员把这些男子进行梳理,确定了三名重点调查对象。

层层剥笋

第一号嫌疑对象王某接到警方电话后,即从浙江赶回蕲春接受调查。王某坦承与红桂有过不正当两性关系,但坚称“绝不可能害死她”。

第二号嫌疑对象是39岁的王某某,他正在安徽带着20多名民工挖隧道。他在电话里并不否认与红桂的不正当关系,但称他与红桂关系还好,不会杀她。王某某表示,如有必要,他会随时回老家接受调查。

第三号嫌疑对象是53岁的吴某(化名),他在当地是个能人,年轻时一表人才。去年7月6日,携老伴去在浙江温州打工的儿子那儿住,说是去照顾孙女,他的手机早已停机,也没有村民知道他儿子的情况。

有村民反映称,吴某与红桂保持了十多年的不正当两性关系,双方家人都知道,但拿他们毫无办法。去年端午节,吴某

曾请人在家做了四天法事,超度祖先、消灾解厄。吴某临走前,还将自己田地全部交给邻居种,说过几年才能回来。

去年8月9日上午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,县公安局相关领导与办案民警一起认真分析案情后认为,“二王”的嫌疑在下降,“老情人”吴某作案的嫌疑较大。

蕲春县公安局局长董成钢当即指示:迅速缉捕吴某!

人海觅踪

去年8月10日上午,蕲春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张国学一行四人,驱车前往温州抓捕嫌疑对象吴某。办案民警手中唯一的线索是,去年底吴某的儿媳在温州开副食店时,跟家里联系过的一个手机号。但他儿媳是江西人,办案民警不知她姓名谁,更无她的相片。

一到温州,张国学等就立即开展工作。一番周折后,他们查清那个手机号码为温州市鹿城区一家副食店的公用电话。经试探,证实此号码确实为该店所用。

守店的是名年约30岁的女子,张国学等推测,此女应是吴某的儿媳。于是暗中守候,等待吴某及家人出现。但办案民警在酷暑煎熬中守了两天,发现并无异常,于是决定从其他处打开缺口。

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,查询该地区暂住人口系统,未发现吴某夫妇和其子的任何记录。最后通过查阅旅店业管理系统,查出一张吴某的登记信息,上有其儿媳的照片,仔细一看,发现此前守店的妻子并非吴某的儿媳余某。再一调查,原来余某

去年底就把副食店给转让了。

忙碌了两天,线索突然中断,令办案民警措手不及。冷静思考后,他们决定从与吴某关系密切的人入手。8月17日上午,追捕民警从大量信息中确定了四个与吴某联系较多的电话,经调查,得知其中三个都是鹿城区保险大楼附近的电话,另一个是鹿城区山下巷14弄1-2号的公用电话。办案民警分析,吴某的儿媳可能就在保险大楼内或附近上班,而山下巷应是其租住地。于是,张国学等在保险大楼门前守候。刚到保险大楼,张国学就发现门前站着一个浓眉大眼的保安,很像吴某的儿媳,于是暗中盯梢。

当日下午,另一办案人员李超丰来到鹿城区山下巷寻找,他在横七竖八、一米来宽的小巷内穿梭了两个多小时后,还没有找到14弄1-2号的具体位置。突然,他看见前方不远处,一名50多岁的妇人带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在小巷里转悠,小女孩用普通话嚷着要吃冰淇淋,老妇人则忙说:“吃不得,吃不得。”李超丰一听,是典型的蕲春口音,暗自惊喜,这不会就是吴某的儿媳和孙女?于是,他暗中跟踪老妇人,一直跟踪到了保险大楼前,老妇人与浓眉大眼的保安说了几句话,逗留了一会儿,就带着小女孩离开了。李超丰与张国学等相视一笑。

为保险起见,张国学等还留守原地,李超丰及另一同伴则继续跟踪老妇人。跟踪至山下巷一栋住宅楼下时,老妇人带着小女孩上了三楼的出租屋。办案人员在温州警方配合下,迅速埋伏在这栋住宅周

围。傍晚6时30分,一名50多岁的男子进入该出租屋,一会儿又出来了,走进附近一家理发店。该男子身高、体态与吴某极为相似,操蕲春口音,守候的民警当即冲进理发店,将可疑男子牢牢控制住。

经核实,该男子就是办案民警苦苦寻找的嫌疑对象吴某。

经连夜审讯,18日晨7时许,吴某终于交代了杀害红桂的犯罪事实。原来,吴某和红桂相好已十多年了,吴某认为,现在他老了,红桂嫌弃他,才不与他来往。4月19日,红桂来找吴某,向他要放在他这里的身份证,吴某又向红桂索要以前送给她的金戒指、金项链、金耳环、手机等。两人发生激烈争吵。4月20日凌晨4时许,天还未亮,吴某有事起了个早床,他在自家后山岔路口碰上红桂赶路,当即拦住她要钱,两人再次发生激烈争吵、拉扯。红桂说:“你要钱?我回来就要你消失。”吴某听后怒火中烧地说:“要我消失?我现在就要你消失。”于是,他将红桂打倒在地,推入约20米深的山沟里,红桂喊了几声救命,但无济于事,她被吴某杀害后坑掩埋。

此后,迷信的吴某坐立不安,费尽心机散布红桂与人私奔的谣言,还在端午节请人做法事,想以此逃脱惩罚,听到村民的议论越来越多,心惊胆战的他仓皇逃到温州。

去年8月20日13时许,办案民警押着吴某回到太平林场的小山村,当一具高度腐败的女尸从峡谷幽林中被挖出时,当地村民无不惊悚。去年9月17日,犯罪嫌疑人吴某被警方正式逮捕。 据《楚天金报》